

香港雨傘運動十年一夢 此間非少年人面也全非

香港雨傘運動過去十年了，有人稱為佔中，但卻不甚精準，在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前，這場運動由佔中三子發動，目標限於佔領中環，但當天以後，運動並非三子所能控制，改為由「雙學」的學聯與學民思潮主導，佔領區也由中環擴及旺角、銅鑼灣，演變成全港性運動，再稱為「佔中」，未免失當，因此稱為「雨傘運動」(Umbrella Movement)更合適。「雨傘運動」當年，我只是十九歲的少年，如今已近三十，

彼年參與運動的少年，已經都在三十前後，在運動裏嶄露頭角的新星，或繫於獄中，流亡海外，或改弦易轍，真是「此間非少年，人面也全非」，作為同輩人，總有一份責任，記錄我親身經歷的管見之思。

黃宇翔

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」，這十年，是香港政治變化最大的十年，變化太快，隔數年政治生態已翻天覆地，十年前發生的事，已如白頭宮女話天寶。我是在二零一三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，彼時學生政治風起雲湧，已有山雨欲來之勢，

早一年是「反國教運動」，學民思潮乘勢而起，揭開中學生參與政治的風潮，到我入大學的時候，「學民仔」也進入大學，成為學生政治領袖。從佔中到雨傘運動這段時間，我是中大論政社團國是學會的會長，一牆之隔的中大學生會，會長則是學民思潮的前發言人張秀賢，那時他與學民鬧翻，學力在「學民仔」中較佳，入讀中大政系，及後參與學生會，成為會長也屬理所當然。雖是一房之隔，但我和他交集不多，只有在佔中商討日、學聯的會議上見過，交談過幾句，他不甚有魅力，說話有點結結巴巴，其實較適合居於幕後，但無奈政治人物要粉墨登場，一個幕僚型的人站到台前，及後一直在政圈浮沉，當過區議員，又欠下巨債，最終被頒令破產。

一代學生領袖，政治超新星淪落至此，教人唏噓，但張秀賢近一兩年政治立場不變，不再堅持「民主自決」，搖身一變，成為「基本法學生中心」的成員，擁護基本法，鼓勵香港「肩負國家任務和使命，參與國家各項建設和重大政策，與國家同步同向」，走到自己青年時代的對立面，不知是幡然醒悟，還是順勢而為了。

與張秀賢同期的政治人物，由本土派變成建制派的《學苑》成員，《香港民族論》的作者李啟迪，欠下巨債的則有也是中大畢業、擔任過觀塘平田區議員的陳易舜。陳易舜在中大時擔任過校園電台台長，少我一年，也見過一兩面，數年後看新聞得知他沉迷炒股和賭博欠下七十萬港元(約九萬美元)債務，數目雖然遠少過張秀賢，卻也教人慨嘆。

運動發展超出學生預期

有人說雨傘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的陰謀，誠然，外國勢力參與其中是必然的，但影響有多大、學生是否知情並有意配合，曾身處其中的我不敢高估。在參加過佔中商討日、列席過「六二二民間全民公投」前的學聯會議，就我所接觸的「雙學三子」與學聯，他們都從未預計過佔中會變成雨傘運動，「佔中」本只是個恐嚇手段，沒有想過會弄假成真。

中大學生報諜影風雲

雨傘運動結束後，本土港獨勢力在香港迅速擴張，在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裏更復如是。「雨傘運動」前中大就已有「本土學社」，召集人劉穎匡是我在善衡書院的校友，極度活躍於學生政治當中，當年會考以優異成績拔尖入讀中大中文系，最終因熱心社會運動無法畢業。沒有學歷，此君更熱心政治，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更多次發動遊行，也算風雲人物，及後由於參與七一立法會佔領被判暴動罪，在獄中服刑。

2014年雨傘運動十週年，當年自詡要肩負時代使命的青年，其實只是朦朧地被時代推上浪尖，如今有的政見易幟、有的流亡海外、有的獄中服刑，皆黃梁一夢。



歐新社

二零一四年本土派黑暴初露

岑敖暉的這番話，代表年輕人要肩負時代使命，為香港做一番事業。但今日回望，岑敖暉的意思恰恰相反，他們本來沒清晰的想法，要創造一個怎樣的時代，只是剛好時代把他們推上風口浪尖，而他們沒有充足的準備，只是見步行步，迷迷糊糊地懷著抽象的民主信念，一路走下去。

作為大學生，我當時的思想傾向自由主義，對自由民主的價值有著濃厚興趣與同情，但最終沒有參與現實的政治運動，一直是個「介入的旁觀者」。其中一個分水嶺是在雨傘運動期間的見聞，在九月二十八日催淚彈落下的一刻，我在現場，心理上對這場運動產生了同情，但卻很抗拒叫口號；到十月中旬其中一次學聯號召集會，雖然當時人聲鼎沸，據說足足來了十數萬人，但除了叫口號和唱歌外，並沒有任何推進運動或獲得成果的想法。運動的訴求沒有改變，學聯作為運動領導，不敢擔當指揮的責任，進退失

據。於是，在十月中旬後，我就沒去過運動現場。當時我朦朧地覺得：「注定悲劇收場的運動，還是少投入感情為好。」直到十二月中旬雨傘運動被清場，身邊的同學多少失落，甚至患上「創傷後遺症」，我才對這場運動有更多感情，直到結束，我才感受到這場運動的震撼。

學生分裂各展官威

在中大期間，印象很深刻的，就是學生政客的风采，用周星馳的電影對白來說，就是「有很大的官威」，中大一個小小山頭，學生約兩萬人，學生會就有十個，有一個代表全體中大的學生會，可稱之為「中央學生會」，另有九個書院，各自有學生會，可稱之為「地方學生會」，一個山頭裏，就有「中央與地方」關係，中央學生會對地方學生會時有齟齬，當中「代表會」是最高立法、監察及民意代表機構，常被學生嘲笑為「人大」；其中的代表並非全由直選產生，還有書院代表等各種名目，而某次代表會的章程要罷免某位新亞



岑敖暉：自命天選小孩 | 周永康：如今流亡海外 | 張秀賢：欠下巨債破產

的表，最終演變成撕逼大會，涉及的新亞學生會幹事目前不在政圈，也就沒有必要透露名字，她作為新亞學生會幹事，被懷疑動用學生會資源為自己助選，成為中大代表，有利益衝突、濫職之嫌，因此有代表會成員動議罷免該名代表，代表會內分成兩陣對圓，有崇某學生

有糾紛，李是所謂的左膠(左派)，司徒是本土派，政見不同，加上個人恩怨，不得了也，二人素來不和。某次開會，司徒子朗拍案而起，大罵「狗賊李軒朗」，及後二人陷入罵戰，身為代表會主席的李軒朗居然急電找來中大保安組，要把司徒子朗抬出去。中大保安組的叔叔姨姨來了，也甚是無奈，心想，「代表會主席，又不是立法會主席」，哪裏有權限叫保安做事，勸勸架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出現兩個內閣對撞，一個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左翼，第二個是本土派的「星火」，最終「星火」獲勝。隔年二零一七年的學生報選舉，同樣是兩個內閣對決，一個是本土派的「破駢」，另一個則是左派的「螢」，但這一次選舉還鬧出間諜風波，也教還是學生的我大開眼界。

本來「螢」獲勝，但

「破駢」申請選舉呈請，認為是現屆學生報干預選舉，屬選舉不公，於是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，即時接管中大學生報。隔一個月，「螢」的何正男自爆是「破駢」安插的兩名間諜之一，藏鏡人則是「星火」的學生會會長周豎峰，所謂的選舉黑幕也是本土派所一手策劃，由兩個「間諜」搜集材料，不惜

一切要抹黑對手，但何正男良心發現，將事件本末公諸於世。

本土運動·黃梁一夢

雨傘運動過去已經十年了，及後演變成更加激烈、更加港獨的反修例運動，從後設視角去看，雨傘運動就是港獨派的「助產士」，本身並非「土獨」主導的運

動，但最終失敗，本土派就乘勢而起，傳統民主派也失去了論述能力，成為「群眾的尾巴」，追著群眾的尾巴走，最終在二零一九年「攞炒」（玉石俱焚），都被掃出了香港政治舞台。

十年過去，這批活躍於「雨傘運動」的少年如今也非少年，約在「三十而立」的年紀，有些像張秀賢、李

啟迪政見易幟，有的像周永康、李軒朗流亡海外，有些成為海外反華的青年人物像羅冠聰、張崑陽，有的還在獄中服刑，如劉穎匡。

一代活躍於青年反對派人物在香港已然全軍覆沒，但他們的故事還未結束，也值得後來者記錄，研究、思考為甚麼香港的民主運動，最終孕育出了港獨運動？